

日军惨败的英帕尔战役——“忽视后勤的无谋之战”

■ 戚苏源 薛利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4年3月至7月,日本侵略军在东南亚战场上处于战略防御态势。为摆脱在缅甸平原被盟军四面合围的困境,日军趁盟军尚未充分完成反攻准备之际,抢先以4个师团(日第15军3个师团及印伪军1个师团)近10万人的兵力发动英帕尔战役,分3路袭击盟军东南亚战区的后方基地英帕尔,企图占领英帕尔和科希马等要地。战役中,日军由于对后勤保障考虑不足,对英军部队战斗力估计过低,最终惨败。此次战役中英军对日军进攻的判断与应对、日军的冒进与错失时机,均有值得深思之处。

准确判断企图,正确选择作战战场。尽管战前日军竭尽所能隐藏作战企图,但英军通过空中侦察等手段仍然对日军行动有所察觉。例如侦察到正面的日军部队不断得到增援,日军在从缅甸中部重镇曼德勒到亲敦江边的广大地区大规模修筑道路,亲敦江两岸各处集中了大量圆木、经过伪装的筏子和包括大象在内的各种运输工具等。根据种种迹象,英军第14集团军司令斯利姆将军做出了正确判断。除了进攻发起的具体日期外,有关日军兵力、进攻路线及目的等,他的猜想几乎与日军计划完全吻合。

虽然英军事先判明了日军企图,但能否取得胜利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如何应对。当时,英军面临3种选择:其一,在日军发起进攻之前先行转入攻势,渡过亲敦江,在亲敦江以东地区与日军决战;其二,以主力在亲敦江以西待机,趁日军半渡之际在亲敦江西岸将其击败;其三,将亲敦江以西地区的英军全部撤至英帕尔盆地,集中力量在此地与日军决战。第一个方案虽然可以制敌先机,但必须越过险峻山脉,并在敌前强渡大江,存在着后方补给线过长及渡江后与优势日军交战等不利因素,故未采用。第二个方案虽可在日军半渡时迎头痛击,也没有渡江的困难,但战场距后方基地过远的问题仍然存在,而且即便成功也只能歼灭部分日军,难以对缅甸作战全局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也未采纳。第三个方案的优点在于,在英军战略基地周边作战,便于英军补给和机动兵力,且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将远距离作战带来的补给困难等问题抛给日军,从而使日军的奇袭速决计划无法得逞。权衡再三,英军决定采用



盟军在英帕尔战役中动用大批飞机进行空中补给和打击

第三个方案。

这一决策从一开始就打乱了日军急袭取胜的如意算盘。英军后进一步,收拢主力,选择在英帕尔附近决战,避开日军锋芒,也避免了在前伸过远及兵力分散的状态下过早损伤实力,保证英军能以集中完整的力量在已有有利的战场上进行决战。

注重支援补给,发挥内线作战优势。从补给的角度看,日军的后方战略基地位于缅甸中部的曼德勒,距离英帕尔最短的行军路线也有1000多公里。战役期间,日军第15军仅得到来自后方的极少量补给,根本无法弥补高强度战斗的损耗,其第15、31师团一直未得到军需品补充,弹药几乎用尽,师团日军仅能以当地土著居民种植的陆稻勉强充饥。

与此相反,英帕尔盆地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战略基地,盆地内遍布营房、医院、军械和弹药仓库,各类大型设施一应俱全,沥青公路纵横交错,还有两个机场。英军即使是在被孤立包围、雨季到来的情况下,也能依靠自身储备及空运补给长期坚持作战。此外,还有一条可供载重汽车和坦克通行的公路直通北方铁路中樞地马普尔,那里汇聚着来自整个印度的军需

物资,距离英帕尔仅100多公里,可以保证英军在整个战役期间不存在补给方面的问题。

除补给上的优势外,内线作战还使英军能够灵活运用兵力,大规模增调部队。英帕尔被围期间,盆地中的英军第4军频繁机动,及时将部队和坦克、大炮集中到最需要的方向,成功粉碎日军的多次猛攻。而且,由于战场靠近自己的后方,英军得以利用铁路和空中运输,不断向英帕尔和科希马投入增援部队。作战期间,英军由战役之初的1个军3个师增加到后来的两个军约8个师,形成了对日军的兵力优势。

发挥空中力量作用,加强空中支援保障。此次战役期间,盟军空军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空中补给、空降支援作战,使英帕尔守军防御力量不断得到补充,后装物资补给充足。盟军空军还对重要目标实施了猛烈的空中打击。空中力量的支援,对英军取得防御作战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战役之初,企图速决的日军全力突击,英帕尔守军一度陷入危机。为迅速增援,英军动用大批飞机空运援军。到4月中旬,英军共有两个师6个旅的部队及其装备经空运抵达战场,迅速稳定了战局,将日军拖入持久消耗战。除了空

运部队,英、美空军还向英帕尔进行了大规模空中补给,英帕尔守军平均每天得到空中补给近500吨。战役期间,盟军空军还对战场上的日军及缅甸境内的重要目标实施空中打击。前线日军车辆损毁,交通阻断,无法调动部队;后方的船只、车辆及火车只能在夜间缓慢运行。

日军战前准备不周,最终导致全线溃败。日军的作战计划一味追求快速取胜,缺乏任何持久消耗战思想和物质准备。日军第15军司令宣称:“英印军弱于中国军队,只要果敢地实施迂回包围,敌军必定溃逃。”他要求必须抢在雨季之前,于4月29日前占领英帕尔。日军的全部作战准备也是按一个月的标准进行的,其第15师团和第31师团仅携带了大约3周的粮食。这种孤注一掷的作战计划给日军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当日军最初的突击未能得逞,战局转入相持和消耗阶段后,战场各处的日军均因粮弹不继而陷入困境。扼守北部科希马要地的日军第31师团因两个半月未得一粮一弹的补充,不顾上级的严厉斥于5月31日擅自脱离战场。

3月底至6月初,日军第33、31师团长曾先后建议停止进攻,退至适当地区转入防御,但都被斥为丧失斗志而撤职。6月26日,日军败局已定之时,日军缅甸方面军仍坚持命令第15军达成预定目的,断然否定第15军撤至亲敦江西岸组织防御的建议。在上级的一再严令下,前线日军只好继续拼凑余力进攻。直到7月3日,日军南方军感到形势严重,直接下令停止作战,转为退却。然而,此时英军已转入全面反攻,残余日军难以脱离战场。各部日军于7月13日开始的所谓“撤退”,很快就变为全线溃逃,战役以日军彻底失败而告终。

英帕尔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忽视后勤的无谋之战”。日军由于忽视后勤保障,守土未得,伤亡5.3万人。这次战役也被军事史学家评价为“日本历史上在陆战中遭到最惨重失败的一次战役”,盟军在印缅战场从此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史说新语

小河边打了大胜仗

秀水河子战斗

■ 闵廷磊 杨移风 袁长立

在东北的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秀水河这条小河。对于广袤辽阔的黑土地来说,秀水河子镇也的确显得过于渺小,不为人知。而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在这里打的一个大胜仗,却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在军史上留下了名字。

1946年2月8日,蒋介石令杜聿明向东北地区我军大举进攻,其北路为第13军89师,分由阜新、彰武地区出动。2月11日,北路第13军89师一个加强团孤军冒进,进占秀水河子镇。我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这里打出了关以来第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当时,东北我军主力一师和三师七旅在秀水河子镇一带活动。这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在抗击国民党军进攻的过程中,对美械装备有一定了解,加之我军兵力上占有优势,部署上不需大的调动就可立即投入战斗。因此,我军当即决定,以一师二团和七旅十九团担任主攻,分别由北向南和由西南向东北攻击;一师一团和七旅二十一团为辅助攻击,由西北和东南两个方向对进;一师三团为预备队;七旅二十团和一个保安团负责打援。

2月13日黄昏,我军一师首先发起攻击。二团八连连长张文祥率领先头部队向东北制高点冲击。他身先士卒,登上山岭,见敌人的机枪正凶猛地射击,便一跃而起冲向敌人,打倒机枪手,夺过机枪。正当张文祥准备带领部队继续前进时,却不幸中弹牺牲。战士们见连长倒下了,喊着“为连长报仇”的口号,杀向敌阵。敌人见势不妙,用迫击炮发射燃烧弹,在阵地前沿筑起一道火网。冲上去的战士变成了“火人”,有的倒下了,有的在雪地上翻滚。

一师攻击方向受阻,七旅的阵地却显得出奇平静。这是我军的战术安排。七旅十九团故意晚20分钟发起攻击,以迷惑敌人,使敌人将兵力投注到一师方向。待敌人上当后,七旅迅速发起猛烈攻击,敌人被迫转移火力。这时,一师二团迅速突破敌人阵地。与此同时,其他方向的攻击部队也一齐开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入村内,与敌展开白刃格斗。

激战至下半夜,敌52军一个团前来增援,在距秀水河子镇5公里远的地

方被我军打援部队阻击,未能得逞。经过一夜苦战,一师和七旅于第二天拂晓在敌人的指挥所会师。一部分敌人突围西逃,被我军预备队全部俘获。

秀水河子战斗共歼敌1600余人,这是我军在东北战场上打的一个歼灭战,打击了敌人的猖狂气焰,消除了我军将士对美械装备的恐惧心理,极大地鼓舞了军民情绪,增强了部队的胜利信心。

秀水河子战斗后,中央军委来电嘉奖:“在秀水河子歼灭敌五个营喜。在顽敌进攻下如能再打两次这样的战斗,国民党将不能不承认我在东北地位。”



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1939年至1940年,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设在此处,司令员萧克工作于此。

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将帅论

■ 熊剑平

抗倭名将戚继光对于治军问题尤有心得。他在《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等著作中系统总结和阐发了一系列治军理论,堪称我国古代治军理论的典范之作。戚继光主张治军尤重训练,并对此提出许多具有创见的原则,为传统治军思想增添了新内容。



戚继光画像

将帅地位和作用

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明确定义了将帅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在兵农未分的上古时期,将帅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堪称国家安危的主宰者,即孙子所言“国家安危之主”;秦汉以后,直至明朝时期,文臣武将各司其职,军队将领的地位作用也有所变化。

戚继光认为,虽说相比孙子的时代,将帅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其作用仍非常重要。他说:

“以今日论之,万一有剧盗起,城或不守,野被荼毒,使有善将兵者一鼓歼之,出生入死于火中,所系岂小哉!”

戚继光既反对过分拔高将帅地位,也反对贬低将帅,在这一点上非常客观务实。

将帅既然不是高高在上,就应与士兵一样参与训练,戚继光由此引出了他独特的“练将”主张。

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将帅的战略眼光和战术素养等,对军队至关重要。所以在戚继光看来,将帅也必须接受训练,而且就军队的军事训练而言,必须要以“练将为重,而练兵次之”。戚继光将“练将”视为军事训练的“本”,认为这是军队战斗力的基础。戚继光一贯如此主张,也对如何“练将”提出了具体的方法。

将帅素质和能力

孙子强调将帅应具备“五德”,即在“智、信、仁、勇、严”这5个方面超人一

等。戚继光继承了孙子的将帅观,并借用儒家经典《大学》对“五德”作出新的阐释,提醒人们注意其中之弊:“信之弊也执,仁之弊也姑息,勇之弊也暴,严之弊也刻。”这种杂于利害的思维,与孙子所言“五危”颇为相似,但关注点又有不同。

在品评和阐释孙子将帅观的过程中,戚继光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将帅观。在《练兵实纪·练将篇》中,戚继光指出,将帅必须做到正心术、立志向、明死生、辨利害、做好人、坚操守等,共计有26条。从中可以看出,戚继光不避繁复,就是要为将帅编写一本职责手册。将帅需要具备哪些基本品德、注意防止哪些问题、养成哪些基本素质,从所列纲目中可一目了然。

与孙子以“五德”为中心的将帅观进行对比,可以明显看出,孙子所论简洁明了,戚继光的总结虽说更加全面,却显得有些繁琐。当然,戚继光有关“练将”的探讨,确实言孙子所未言,为古代治军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更具有现实意义。

将帅培养和使用

从《练将篇》可以看出戚继光有着明确的“练将”主张。在戚继光看来,选用将领,既要考察品德和修养,也应注重才能和学识,将品德好、武艺高的“全材”选拔出来,委以重任。

首先是“积将德”。戚继光论“练将”,首先强调“正心术”,要求将帅明白事理和利害,做到“理明而后识定”。戚继光指出,选将之时要注意选出那些心

术端正的人,非常注重考察将帅的思想品德。对于那些没有德行的人,即便是具备张良、陈平这样的智谋和韬略,也不足为用。戚继光认为在平时就应注意加强对将帅的教育,正将帅之心术。而且这种“正心术”的行动贵在长期坚持,而不应追求一蹴而就。“坚持积久,久则大,大则通,通则化幽,可以感动天地,转移鬼神。”

其次是“广才学”。戚继光主张培养文武全才的将帅,告诫将帅既要读文韬武略,也要读经史子集。在戚继光看来,这些经典阅读,既可以端正品行、提高修养,也可以增加学识、增广见闻。戚继光所指学识,并非仅指书本知识,他将实践之学看得同样重要。最好是将所学知识“置诸阵而后,将实境以试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再次是“习武艺”。除了上述心术端正、精通兵法、学识广博之外,戚继光认为,将帅同样也要练习武艺。在很多人眼里,将领的职责是指挥军队打仗,只要会战术、懂指挥即可,可以不必再学武艺。戚继光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指出,“兵法不足施于实用”。身为将领,如果不学好武艺,那就分辨不出士卒孰练的是花法还是实招,难以判明他们武艺的高低,也就无法将武艺高强的士卒安排到关键位置。将帅若能率先垂范,带头习武,可以起到引领风气的作用,更好地促进士卒苦练武艺,从而带动整支队伍训练水平的提高。

明清兵学

小院里有个司令部

■ 郑大壮

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的一个院子里,坐落着一处鲜为人知的革命旧址。80多年前,这里曾是我军一支重要部队——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的司令部驻地。这支部队为支援晋察冀边区对敌斗争及平西抗日游击战立下过不朽功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寇的铁蹄无情践踏中华大地。根据战争形势需要,中共中央决定以燕山山脉为依托,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在此背景下,1938年3月,晋察冀军区第一支队政委邓华带领三大队进入以斋堂镇为中心的较为宽阔的山间谷地,初创平西抗日根据地。在坚持华北抗战总任务的要求下,1939年2月7日,以宋时轮支队、邓华支队和冀东抗日武装组成的冀热察挺进军正式成立,萧克任司令员,程世才任参谋长,伍晋南任政治部主任;成立了以马辉之为书记的中共冀热察区党委,领导冀热察党政军工作;以萧克、马辉之、伍晋南、宋时轮和邓华5人组成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平西、冀东、平北抗日游击战。

1939年秋,冀热察军政委员会提出“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开拓平北新根据地”的“三位一体”战略方针。10月,萧克带领部队进驻斋堂镇马栏村的一处院落,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将这里改作挺进军

司令部,为后续转战各地奠定了基础。在这里,萧克与战友们并肩作战,指挥了反击日军9000余人对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十路围剿”,取得了齐家庄机动伏击战、杜庄西山歼灭战、青白口阻击战胜利,使马栏村成为抗日的坚强堡垒。

为完善党政军建设,冀热察军政委员会广泛召开政治会议,建立完善各种制度,提高部队军政素质,增强战斗力。同时,挺进军积极推动民主建设,动员群众团结一致抵御侵略,推动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建设和对敌斗争不断胜利。马栏村人热情拥护党的军队,先后有近百人参军,进一步充实了部队。村里“模范队”30余名青年还组建挺进军七团“马栏排”,有效配合了挺进军对日军的破袭战、地雷战、伏击战,取得骄人战绩。后来,挺进军司令部迁至塔峪村,军政委员会也一同前往,马栏村的这座院落结束了历史使命。

2021年3月,这座院落被北京市文物局确定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沧桑八十载,小院又逢秋。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至今仍穿越时空诉说着冀热察挺进军的战斗往事。

链接历史